



乌克兰战争 广场

乌克兰“医院骑士”：志愿者如何强化战地急救

“医院骑士”是一个由志愿者组成的乌克兰医疗营队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，“医院骑士”的急救员们仍然活跃在战斗前线救死扶伤。



“医院骑士”急救员（代号Vuzlyk）在疏散演习中。图：Donbas Frontliner

【编译按】本文译自 [Donbas Frontliner](#)，原题为“Accident Operations Forces” – How Ukrainian “Hospitallers” Are Hardening Military Paramedics，原文发表于2021年。端传媒获授权翻译转载。

“医院骑士”原为中世纪时的三大骑士团之一，起始于十字军战士组成的军事宗教团体，2014年，一个由志愿者组成的乌克兰医疗营队以此为名。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，“医院骑士”的急救员们仍然活跃在战斗前线救死扶伤。欢迎前往他们的[Facebook](#)页面查看其近况。

“我们会尽一切努力让你的日子不好过的！” “考试期间会恐慌发作一两次哦。”

“你真棒！恭喜你，第一次把伤员送进坟墓了！”

急救培训营的头几堂课进行得很艰难，有情绪上的困难，也有体能上的。17位培训生被分进三个小组，小组的代号比照美军的惯例，分别叫Bravo、Alpha和Charlie。

他们穿上防弹衣、头盔、防护镜。有些人对这一套已经习以为常，有些还觉得很别扭。有些人穿着迷彩服，有些穿着运动服就来了。每个人都收到了一枚袖章，上面绣着“医院骑士培训生”。

这些年龄、教育程度、体能、世界观、以及个人经历迥异的男男女女，都是为了学习如何从死亡边缘救下人命，而来到Dnipropetrovsk地区这个名叫Dmytrivka的村庄。“我们不治病，我们的任务是救命。”教员如此强调说。

几栋矮小的楼房，以前用来举办儿童夏令营。铺着弹簧床垫的床、苏联时期的荣誉证书等等物品提醒着一个逝去的时代。然而此刻这里燃烧的不再是孩子们的篝火，而是手雷和雷管；从前的足球场上，现在挖起了战壕。

现在这里是“医院骑士”的训练基地。对新加入的培训生而言，接下来的一周将充满各种困难，也充满难忘的记忆。





训练第二天，有个培训生恐慌发作。图：Donbas Frontliner

未来的骑士

“医院骑士”，一个由志愿者组成的医疗营队，成立于2014年。它起初是“右区”（译注：乌克兰民族主义右翼政党）的一部分，从2015年起，“右区”被并入乌克兰志愿军（Ukrainska Dobrovolcha Armia）。志愿者们后来又另外成立了一间社会企业“第聂伯罗医院骑士（Dnipro Hospitallers）”。

战争开始打响时，“医院骑士”的创始人兼领导者Yana Zinkevich才刚刚中学毕业。她原本计划进入医学院学习，却转而加入了乌克兰志愿军（Ukrainska Dobrovolchy Korpus）。Yana在志愿军中担负起了救助伤员的任务，从那里开始，最终建立起了战争前线上最有效的医疗服务之一。

2015年，Yana极其幸运地从一场严重车祸中死里逃生，现在仍然需要用轮椅。但伤情并没有影响她的活动。她继续领导“医院骑士”，还是乌克兰的议会成员，属欧洲团结党，并在议会中担任健保委员会秘书。此外她还同时就读于两所大学。她在医学院读完了两年，保留有学籍，但暂时休学；目前正在另一间大学读政治科学。在志愿军中，她负责处理新成员的注册信息。Yana还育有一个女儿，Bogdana。

我们与Yana在乌克兰议会见了面。她的会议刚刚结束，而我们刚刚从“医院骑士”的培训基地回来，正准备下一趟去乌克兰东部采访的旅程。Yana向我们讲起了这个医疗营名字的由来：

“我们靠猛攻收复了一个村庄，之后遭到了严重的炮击，因此大家都躲在地下防空洞里避难。我跟另外几个人一起躲在一个很小的地下室里。其中有一个人是神父，为了安抚地下室里的大家，他给我们讲了个关于又

全殿骑士和医院骑士的战争。头话说，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医院骑士，但无论如何，当炮击一轮接有一轮、像冰雹一样打下来的时候，我开始对自己说：如果我们能活着看到明天早晨，我就要成立一支叫‘医院骑士’的医疗队。”

当时只有寥寥几个急救员在战争前线工作。Yana招到的第一批志愿者中，除了一个牙医之外，没有一个人有医学相关的经验。后来有一个医生加入了。自那时开始，“医院骑士”已经训练了好几批急救人员，他们在这些年间救下了超过两千人的性命。

Yana回忆说：“我还记得第300个（被救下的人）。哪怕没有我们的援助他大概也能活下来的。我们当时正在解放卡尔利夫卡（Karlivka）。第一次进攻没有成功，那时有个我们志愿作战部队的人受了伤。他来自伊万诺-弗兰科夫斯克（Ivano-Frankivsk），现在在志愿队中担任领导角色，代号是“Tichenky”（安静的人）。他的膝盖部位中了子弹。那个时候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医疗装备，但尽了一切努力来帮他。在经历这些事情的过程中，我下定了决心，将来当一名医生。之后我们的指挥官Dmitro Yarosh叫我去见他，把他的格斗刀送给了我，并对我说：‘你一定能成功的。’”

Yana的医疗营队在2014年7月6日成立了。



2021年6月，“医院骑士”的创始人兼领导者 Yana Zinkevich。图：Donbas Frontliner

那时作战人员和医生既没有装备，也没有统一的程序来施行急救。“医院骑士”依靠其他国家的战地医疗经验，迅速扩展了最初的技能储备。各种不同背景的人都曾经帮助过他们——从商人、政客，到乌克兰东部的普通商店店主。看到熟悉的培训生的纹章，店主从储物间里搬出成箱的水和零食说：“我们能帮到的地方都会尽力的。”旅居全球各地的乌克兰人也有提供帮助，比如协助“医院骑士”购买车辆。

Yana记得第一个训练营于2015年3月启动。“那是我们最先迈出的脚步、最早的试验。我们见过包括“爱国防线”在内的其他组织的教员如何开展培训，但我们都明白，训练战士固然有用，可我们的问题是缺少受过训练的急救员。我们每个急救员遵循的工作系统都略有不同，之间完全无法协调。我清楚至少对我自己、我手下的培训生、以及“右区”下的其他分队来讲，我们需要一套统一的培训标准。那个时候开始有志愿者来加入我们。跟加入战斗营队的志愿者一样，他们是从乌克兰东部的反恐行动区来的。渐渐地，我们的训练营变得越来越专业，质量越来越高。现在想去乌克兰正规军里担任急救员的人也经常来参加我们的培训，我们给出的推荐有助于他们下一步的发展。

现在“医院骑士”仍然坚守在前线。他们仍然没有乌克兰政府认可的正规军地位。他们愿意与志愿军合作，但不再获准公开报导他们在战区热点的活动。这项信息政策限制了“医院骑士”能取得的支持：毕竟，离开了社交媒体上的报导，全社会很难听到他们在战场救人的精彩故事。从培训中获得的收益只能勉强覆盖培训材料和培训生的饮食。

急救的科学

训练营全长一周，内容包括理论和实践。实践部分包括所谓的“情境演习”：在模拟的战斗场景中，培训生必须在高压环境下运用课上学到的知识。一周的培训结束时，培训生需要参加考试。考试合格的人会拿到证书。至今总共有近两千人完成过这项一周长的培训。

教员解释说，这张证书并没有法律效力，但很多组织都给予它很大信任。

有些培训生是第二次参加训练营，因为第一次没能通过考试。也有现役军人来参加培训，对他们来说，这里学到的知识至关重要。

培训生第一次集中列队的时候，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起一个代号。到培训结束时，大家都只用代号称呼彼此了。





Nastya (代号Krocha) 在练习固定重伤人员。图：Donbas Frontliner

“我既想在日常的平民生活中提供医疗，也希望能面对武装战斗的环境，”Dmytro (代号Miller) 说道。“我是个电气工程师，没有作战经历。我有点担心。”

“我想学如何帮忙救回一个人的生命，”Nastya (代号Krocha) 解释说，“我打算之后签工作合同，当急救员。”

一对朋友Tata和Valentina (代号June和Vuzlyk) 已经熟悉医疗救援了。她们两人都是红十字会的志愿者。Valentina正在读医学院，同时做护士；Tata在一个名叫“乌克兰军团 (Ukrainsky Lehion)”的公民组织受过战地医疗训练。

“首先我想多了解点战地医疗方面的知识。我来自东部，有很强的动力——我想上战地前线去教作战人员医疗知识，”Tata告诉我们，“我也想掌握实用的技能，希望教员们能推我挑战自己的极限。我想体验下身处压力大的环境中是什么感觉，将来再遇到这样的情况就不新鲜了。”

这篇文章发稿时，Tata已经作为第一批轮班的“医院骑士”去往前线了。

Oksana (代号Kalina) 同样熟悉医学。虽然实话说，她承认道，自己是在很久之前的1997年完成医学课程的。“我希望能更新一点自己的知识，跟上当今医学的发展，另外我也对战地医疗特别感兴趣。我希望能

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的人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想测试下自己的极限——到底我有多强的忍耐力，需要多少精力应对培训中的学习和体力要求。我丈夫是作战人员，是个军官。我对战争中的女性角色很感兴趣。我是扎波罗热（Zaporozhie）的哥萨克人。我在研究战斗环境中的女性心理，还有哥萨克女性的历史。”

Mykola（代号Pisnya，“歌曲”）住在马里乌波尔（Mariupol）两年了，由于这座城市离前线很近，他感到有必要学习如何在战斗环境下发挥作用：“如果开始打仗，我需要对社会有点用处。就眼下而言，参加类似这样的课程，学习在战场上提供急救，一定不会是多余的。另外我工作中要跟青少年打交道，身边几乎总围着40个学生，因此也需要会急救。我自己来自日托米尔（Zhytomyr），本职是历史教师。现在我在非正式的教育机构做指导。我确定训练营的日子一定会很难，但我宁愿选择困难甚至痛苦。因为有痛苦和艰难的地方也有发展和成长。”



June和Vuzlyk在熄灯之前。图：Donbas Frontliner

“不合格！不合格！不合格！合格！”

凌晨一点，训练营中开启了独特的“娱乐”项目：扬声器中响起刺耳的信号（循环播放贝多芬的“致爱丽丝”）。培训生们必须立刻起床，在规定的几分钟内穿戴全套“作战装备”列队：穿上防护服，戴上头盔、护

目镜。目标：完成绑止血带的练习。限时：30秒。如果伤者在30秒内得不到止血带处理，真正受伤时的严重出血可能危及生命。

现场除了音乐，还伴随着惊叫声、敲门声——一切都是为了最大程度让培训生不舒服，尽可能重现实际作战行动中的巨大压力。

培训生们在睡意和慌乱中急忙穿上衣物和装备。之后集合列队时，教员宣布：“你们花了9分钟才准备好……太差了！慢到死！还没有出发，光准备就花了9分钟！哼，晚点再教训你们。现在都把止血带拿出来！”

夜间的高强度训练开始了。 “数到一的时候坐下，数到二站起来！”

“数一，坐下；数二，起来！” “一，坐下；二，起来！” “右膝抬起来！”

之后教员检查培训生们捆绑的止血带的质量：“不合格！不合格！不合格！合格！”

随后又是一轮高强度体能训练——戴着全副武装跑步、做俯卧撑；之后培训生再次卧倒，绑止血带。在闪烁不定的灯光和扬声器刺耳的音乐下，一轮练习接着一轮。

“你摔倒了！摔倒了！摔倒了！30秒钟的救命机会过去了！”

今晚听到“不合格”的次数要远远超过“合格”。 **教员**

教员们的背景也各不相同。除了在“医院骑士”中的职务之外，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丰富的战地医疗经验。Ivan（代号 Vano）是受过训练的医生，战争开始前他经营自己的一家企业。Volodya（代号 Yizhak，“刺猬”）是生态学家，之前在自然博物馆剥制动物标本。Kirilo（代号 Dobry，“好心人”）是受过训练的心理学家。

Artem（代号 Sobol）与 Yana 一样，没能完成医学课程。战争一开始他就离开了医学院，但他说自己“在现场”学到了不少技能。他已经担任教员四年了。”

“完成培训课程之后，人们变得更镇定、纪律性更强。有些人说：‘我之前从来没有锻炼过身体，但现在我要去注册健身房的会员啦！’有些人找到了自己的不足，然后填补了这些不足。比如有的人意识到自己不守时，或者意识到自己有无知的地方。人们会变得更好。培训营总是在积极的气氛中结束，就算是没拿到证书的人也收获了经历。”



培训生在做平板撑。图：Donbas Frontliner

教员们关注着民用和军用医疗规章的修订，所有新的改变都会立即体现在培训课程里。

教员们最喜欢教战地医疗，但在社会企业“第聂伯罗医院骑士（Dnipro Hospitallers）”那里，他们也教授民用医疗。

“这个项目发展得非常好，是乌克兰境内唯一一家提供急救培训的社会企业，”Sobol评论说。“我们遵从国际规章，每个教员都有证书，工作忙得不可开交！公务系统的政府组织跟我们有合作，教师、电车司机、第聂伯罗公园里的工人、地铁职员，还有南部建筑局（KB Pivdenny）的职员——这可是个大企业，是乌克兰企业界的支柱——等等等等，他们都想参加我们的培训。”

当国家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之后，“医院骑士”回应了一项特别号召：训练门诊医生参与急救。“他们都是特别厉害的专家，精通民用医疗，但还需要一点不一样的训练，”Sobol回忆道。“当时国家面临遭受入侵的威胁，直到现在也没有解除。你来到课堂上，台下坐着一位有30年经验的外科医生……但课程结束之后他来找你握手，对你说：‘谢谢！真的太有意思了，我之前完全不知道这些东西。’这样的评价把我们的培训提升到了新的高度！”

“起来走走！”

训练营中的早晨从热身和跑步开始。然后列队集合，花一分钟默哀，致敬在战争中逝去的兄弟姐妹们。

培训生们要观看一段关于“医院骑士”的工作的视频，还有可怕的伤口、烧伤和其他创伤的照片。急救人员必须能冷静地处理这些问题。

在讲座之间穿插着严苛的体能训练。随着训练营的推进，每天要学习的技能越来越难——从绑止血带到输液，到滴定测量药物（某些创伤治疗中需要用到）。之后是注射药品、插导尿管，还有从鼻腔插管以保持伤员的呼吸道畅通。

最复杂的操作之一是气切，在喉部切口来打开伤员的呼吸道。培训生们在猪气管和猪皮上练习气切的操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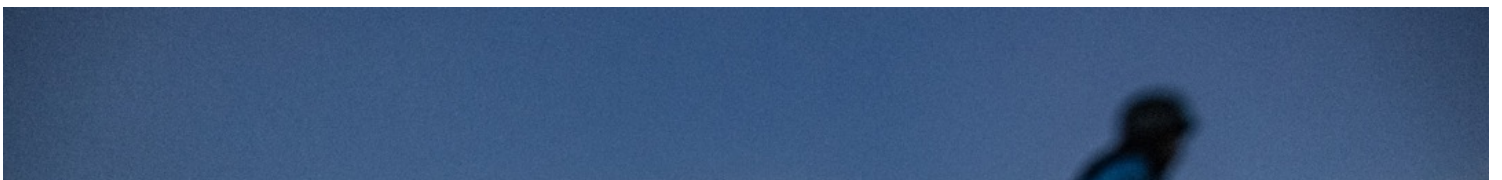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个特制的人体模型，用来练习插入骨内导尿管。另一个模型用来练习止血：如果人偶的“伤口”受到了不正确的按压，会有“血液”喷涌而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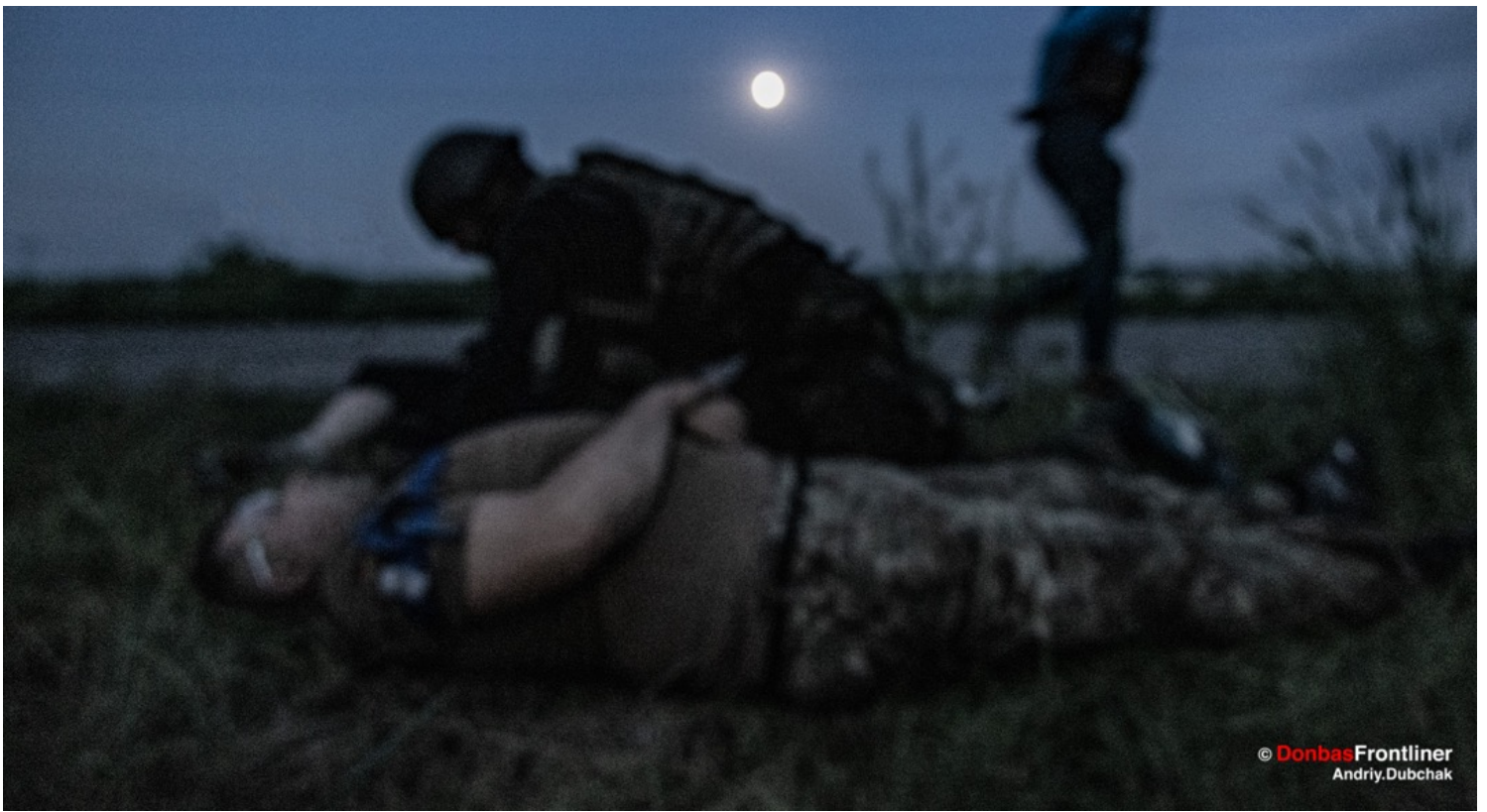
培训生们要学挖战壕、学习如何用对讲机、如何匍匐前进、如何从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带伤员离开。

代号Bass的爆破技师负责安排安全、自然的烟云或者烟幕。急救人员常靠这样的烟雾掩护自己，免受狙击手的攻击。

最初的演习任务失败了，300个可能被救活的伤员减少成了200个。教员讲了些伤员的故事——全部来自战场上的真实场景，每个故事背后都有被救的人的代号。这些故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培训生们的表情显得很震惊。

“对，我很容易处理，”一位代号叫Dream的急救员随意地说。他在考试中扮演第300个被救的人。他给我们看了贴在膝盖上和小拇指上的假伤口。布条伪装的血液下面，可以看到Dream的手指确实少了一截。他在模拟演习中重现了自己真实的负伤场景，当时他在马林卡市（Mariinka）附近。他靠在一棵树上抽着烟，等候培训生来提供“紧急”援助“救”他一命。





© DonbasFrontliner
Andriy.Dubchak

学员接受战场夜间撤离训练。图：Donbas Frontliner

Yizhak解释说，有些人在培训中需要在心理上被击溃：“他们戴的光环太重了。来到这里受训的人中，有些是其他组织的教员。他们身上唯一值得尊敬的地方，是同意成为培训生。我的意思是，他们踏出了这一步，但没有走下去。因为你看，头几天下来我可以凭教员的身份告诉你，他们绑止血带的技能为零；团队合作为零；知识掌握得不牢固；行动的效用为零。如果这样一个培训生身处领导地位，他的错误行动可能害死他的整个小组、害死小组援救的伤员，甚至可能阻碍附近其他急救组的工作！怎么可能把证书颁给这样的人呢？！”

训练过程中也经常有人落泪。教员们记得，甚至有个来自乌克兰特种行动战队的战士也哭了。“他躺倒在沥青上说：‘我再也撑不下去了！’”Yizhak 回忆说。“那甚至不是体能上的撑不住，而是心理上的。他已经参加过战斗行动，见过战争是怎么回事，他曾目睹他的朋友死去，也见过急救员如何工作，但当时他没有把自己代入急救员的角色。在训练中，他才开始明白急救员一个最微小的错误的代价能有多大。他陷入了歇斯底里，但克制住了自己，走开了一小段时间。第二天来临，他重新开始工作了。”

“医疗中的灾难就是这样——有些人有好几年的经验，紧急医疗中的工作经验——表面看起来他们可能已经什么都见过了……但突然来了一辆车，载着“第300个伤员”的“遗体”。麻木和咆哮开始了，他们要扶着墙才能撑住，有些人昏倒……这样的人没有办法工作。‘深呼吸！克制住自己！我们要继续工作！’呼……’——然后我们就又开始工作了。”

“你们都看看——培训刚开始的时候，有些人光环很重，有些人闷不做声，”Sobol评价道，“但现在闷不做声的人……”

尸的人进展顺利！那些戴着光环、日以万走的人，也摘掉了光环，进展不错！今天每个人都处在类似的状态，所有人都做得很棒！培训结束的时候一切都会不一样，哪怕曾经有光环的人也不会想把光环戴回去。他们了解到自己的长处所在，也了解单独一人在这里他们什么都做不到。我们用胡萝卜加大棒教育他们。他们在战地演习中犯错“害死”伤员、搞错药品的剂量等等。即使是以前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的人，现在也意识到自己有无知的地方。体能训练中也是一样，有个人迈不动腿了，说：“我以前跑过马拉松，现在居然撑不下去了……这怎么可能呢？”

训练专业的医生尤其不容易，因为医生们往往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待培训。他们尽管有大量的经验，在医院环境中不可替代，在战场实地中却完全没有用武之地。“医院骑士”之间有个众所周知笑话：只要是急救员碰过的东西都自动灭过菌了，不必再纠结消毒。

“医院骑士”在不断地推行培训和学习。除了培训生的课程，他们也在办面向现役急救员的资质提升课程，因为急救技能需要不断地完善和提高。

“医院骑士”对被成功“援救”的急救员兼牧师（代号Lazar）说：“起来走走！”暗合了圣经中耶稣复活拉撒路的故事。

比电影更精彩

培训期间有几项严格的禁忌：禁止饮酒，禁止性行为，禁止讨论政治和宗教。违反禁令的惩罚是：体能锻炼。

集体责任感和团队合作也靠同样的方法灌输给培训生。如果一个人集合迟到了，其他所有人都要保持俯卧姿势等他或者她。Pavlivna，“医院骑士”中最受欢迎的厨师，正抽起一根烟看着他们，思索培训生生活的“艰难和困乏”。

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，猫咪Covid和Fignya跑到跟前。围栏的另一边，叫做Deputat的狗叫了一声，簌簌地动了几下。培训进行中时，Deputat只能被拴着坐在一边，但培训生不在的时候，它可以在基地范围内自由地奔跑，保护基地的安全。

无论天气怎样，培训项目都不会改变。“前年三月我们有一次培训，当时下着雪，摄氏零下3度，但大家照样来到外面，趴在雪地上匍匐前进……”Yizhak回忆说。“有的地方雪化了又结成冰，到处都盖上了一层冰。因此大家不得不用手肘打破冰面，抓住破开的地方继续爬。有些时候雪全化了，但我们组织了一次夜间集合。大家来到外面，地上到处都是冰冷的水，有些人穿着拖鞋就出来了，脚踩在雪水、烂泥上面——可是每个人都完成了所有我们要求的任务！他们真的有很强的动力！而且你看，他们的变化多大啊！我每次看到人们的改变都觉得很神奇。想起第一天来到训练营见到他们的时候，感觉完全不是同一个人！等从

训练营离开的时候，你已经把他们当自己的家人了！”



学员接受夜间压力训练期。图：Donbas Frontliner

每期训练营都有一个不同的名字，这一期叫做“随机作战部队”，之前的一期叫“不承诺，不辩解”。培训结束后，参与者往往在社交网络上建立群组，有时会持续好几年保持联系。

“有几个人在同一个城市——那就互相打个电话，见面聚下吧！”Yizhak说。“不论去到哪个城市，总可以找到参加过训练营的人来接待你，带你出去玩，提供住处……真的很棒啊！”

“参加过一次训练营之后你就再也走不开了！”Dobry说，“你会想来这里轮班，一有假期就想来参加培训，没到休假的时候也会琢磨着之后多请几天假、或者跟人换班来这里培训！尽管在这里睡不了多少觉，你却精力做一大堆事情、跑来跑去，你感到开心——你会对自己说：‘该死，我想多做点这样的事！’在这里你可以翻新自己的知识体系，回忆起从前的经历……总之棒极啦！”

考试结束后的晚上有个送别会，大家一起吃烧烤、看电影。第二天早上是“迎接真相的时刻”：向通过考试的培训生们发证书。教员们直到最后一刻还想维持紧张的气氛，告诉培训生们，在场的有些人拿不到证书。听到他们说“我们打印了所有证书，现在会如何如何的糟糕”，有几个培训生明显亦得不自在，然而

下。听到他们说“我们打印了所有证书，现在去把多余的扔掉”，有几个培训生则业又待个自在。然而取
终，所有培训生都一个接着一个收到了证书。

“我们之前说过嘛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证书的——我们教员这次又没有拿到证书！”教员们笑道。

还剩下一个步骤：刚拿到证书的培训生如果想加入医疗营、参与前线的轮班，可以接受面试。17位培训生
中有16位想加入“医院骑士”做急救员。“我很震惊！”Arsene（代号 Orest）告诉我们他对培训营的印
象，“教员们真的很棒，因为要想改变成年人的想法、激励他们挑战自己的极限是很难的——需要对人性有
深刻的了解。我们看好莱坞电影，看10分钟就可以猜到最后的结局。95%的电影都是这样，剩下5%能超
出我们意料的就是杰作！从这种意义上讲，培训课程真的很棒，因为你无法预期会发生什么，哪怕你
以为自己知道。真的要向组织者们鞠躬致谢，培训真的太精彩了！”



学员在烟雾掩护下演习疏散。图：Donbas Frontliner

Arsene 在登山旅游产业中工作，因此他很熟悉受伤有多危险。他承认在培训过程中，有些时刻身体上很不
适，心里也有疑虑：

“有些训练过后的晚上很难挨，躺下来心里在想：我真的需要做这些吗，我体力上能熬过去吗？这里我特别

想谢谢组织者，他们点着你的鼻子，用很深刻的方式挑战你的动力。他们不会直接问这些问题，不要求你回答，但他们对待你的态度会让你自己思索这些问题。我问自己：你真的需要做这些吗？你准备好应对那样的处境了吗？准备好负担那么大的责任了吗？答案只对我自己重要。总之我想说的是，培训很艰难，但很有启发——谢谢组织者！”

驯狗师Olena（代号Karma）反倒原以为培训课程会在情绪和体能方面都更困难。“不过我们每个人都收获了些对自己重要的东西，”她说。“我们向自己证明了自己的头脑可以在危急状态下运转，自己有能力保持镇定，以及有能力把周围人组织起来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扮演的角色。这种情况在战争之外也可能出现的。每个人也都对自己的了解多了一点。实话说，除了要加入急救营、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下工作的人，上帝保佑任何人都不需要用到我们在这里学到的知识！”

“事先很难预料培训营中会发生什么，因为总不停有‘小意外’冒出来，总有新东西进入视野，”Vuzlyk 讲起自己的经历时说道。“其实更像是测试自己能做到什么。由于某些原因我以为自己撑不下去，以为培训会比实际更艰苦。结果我被自己惊喜到了！”

Vuzlyk过去在红十字会当护士及志愿者的时候学过急救流程。但她仍然景仰“医院骑士”里教员们的工作：“这些家伙顶着超高的压力进行急救，工作细致，还用不着水，真的很震撼。我不知道其他人感觉怎样，但从我自己来说，只要是他们教过的东西都立刻简明地凝固在我脑海里，有些部分已经永远融入了我自己的知识系统。我真的非常感激教员和助理教员们与培训生相处的关系。他们促使你对自己施压，但他们的出发点——我不知道算不算爱，但至少尊重。培训过程中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他们强迫我做什么，或者给我过大的压力，或者把他们自己摆在高人一等的位置上。这种态度很重要，我对此非常满意。”





猫咪（代号Covid）以及培训生们的餐具。图：Donbas Frontliner

“医院骑士”每个月都举办训练，详情可以查阅他们的[Facebook页面](#)。

被问到建议谁来参加培训营时，Vuzlyk回答道：“面对现实吧，我们生活在2021年的乌克兰。每个人都需要！”